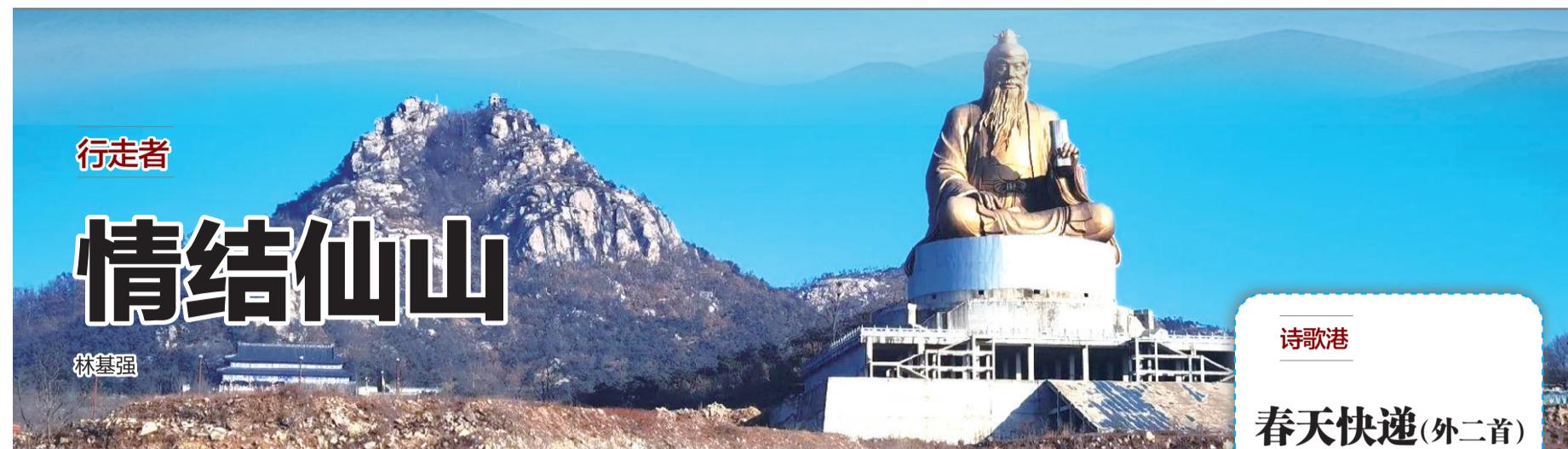


行走者

情结仙山

林基强



圣经山，是“海上仙山之祖”昆嵛山的南延支脉，山势峻拔，峰岭曲回，峡谷幽深，风光旖旎。在圣经山紫金峰天梯的岩壁上，“幽”“深”两个大字苍劲有力，为这座仙山增添了几分神秘气息。

“幽”“深”两个大字，是新疆书法家协会顾问邱零题写的。1998年，我与邱老共赴圣经山寻“幽”探“深”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初识邱老

1998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军事科学院的挚友王增义打来电话：“邱零先生计划到烟台疗养，烦请多多照应。”受友之托，忠友之事。为安排好邱零先生在烟台期间的活动，我上网仔细搜索了他的相关信息：邱零，1929年10月生于河南省淅川县，自幼热爱书画。1949年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王震将军入疆，1958年转业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近30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刻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剪纸学会常务理事，离休后任新疆书协顾问。

从这些信息里，我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邱零先生是革命前辈；二是他是声名远扬的书法家。有了这些了解，对如何安排邱先生在烟期间的活动，心里便有了底儿。

接到邱老从武警疗养院打来的电话，我连忙放下手头事务，买了些时令水果，便驱车赶往疗养院。因之前在网上看过邱老的照片，初见邱老并无生疏拘谨之感，反而觉得他本人比照片更平易近人、儒雅，完全没有文化名人常有的孤傲。

得知我是文登人，邱老眼睛一亮，说：“1992年，文登市政府办公室联系我，向我要了一幅字，说是要刻在什么山上。”

“文登最有名的就是圣经山了！”见邱老有些迟疑，我赶忙提示。

“对，是圣经山。我写了两个大字，‘幽’和‘深’，不知道刻在哪个位置？”邱老说。我笑着提议：“明天正好是周末，咱们去看看，怎么样？”

圣经山寻“幽”

十月的胶东瓜果飘香，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美不胜收、处处惊艳。成片的玉米在晨风中沙沙作响，原本翠绿

的叶子染上了淡淡的黄色，紧紧簇拥着颗粒饱满的穗子。偶尔有小片高粱，擎着紫红的穗子，在玉米的海洋里随风舞动，恰似年轻姑娘羞红的脸庞，满是抑制不住的青春活力。大豆、花生、芝麻等作物也各自以独特的姿态，共同勾勒出秋日的繁华。远处的山峦被轻柔的烟雾环绕，浓淡相宜，仿若仙境，悠悠的晨钟从山林深处隐隐传来，更添了几分静谧与安然。

办理好景区入园手续，我迫不及待地向导游小孙打听“幽”“深”两字的位置。

小孙得知邱老是“幽”“深”两字的作者时，惊喜得合不拢嘴，连忙合掌笑道：“有缘呀！见到‘真神’了！”她笑着对邱老说：“老先生，您怎么不说呢，您来游览，理应免费呀！”邱老幽默地说：“免费就不必了！身入神山，理当留下香火钱，这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小孙告诉我们：“邱老的字刻在紫金峰天梯两旁的岩壁上，等会儿我们就能闻到墨香了。”顺着小孙手指的方向望去，右前方一座云烟缭绕的仙山映入眼帘。

此时，阳光斜照在嵯峨的峰顶，山峰呈现出紫中泛黄的色彩，宛如一顶紫金皇冠。传说当年成吉思汗到此嘉奖“北七真人”的丰功伟绩，陶醉于这里的奇山异水，欣喜若狂，以致于物我两忘，竟将皇冠遗落于此，从此这座灵山便被赋予了帝王之气，得名“紫金峰”。

在小孙的带领下，我们游览了老子文化广场和东华宫，然后沿着石径开始攀登紫金峰。因为目标明确，我们对沿途的东华洞、玉皇阁、卧虎亭、醒狮亭、会仙桥、天门等景点只是大致了解，并未过多停留。

来到天沟，其险峻陡峭的地势让人望而生畏。巨大的山体仿佛被神人一掌劈开，形成一条仅能容身的通天之路。这条天路在两边峭壁的夹峙下，以45度角斜向上方延伸，尽头便是广袤无垠的蓝天白云，极为险绝。所谓的天梯，就是沿着这条天路凿出的石阶。小孙介绍，邱老的题字就在天梯中央右侧的岩壁上。

若不是心中有所期待，以邱老70岁的高龄，是决然不会攀爬这陡峭的天梯的。可此时的邱老，仿佛年轻了几十岁，像当年指挥作战一样，向我挥手道：“上！”

小孙在前，邱老居中，我断后，三人扶着栏杆，侧身向

上攀爬。爬到一半时，小孙停下了，指着右边的岩壁说：“邱老，看！这里是‘幽’字，多美呀！”我扭头望向右侧石壁，只见石壁上绿苔斑驳，石缝中顽强生长的灌木掩映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幽”字，字体俊逸劲健，在氤氲的氛围中透着沉静之美。邱老驻足凝视，久久不愿移开目光，喃喃自语：“终于见到了！”老人的深情流露，让我和小孙也深受触动，一时都默默无言，沉浸在这别样的氛围之中。

见邱老准备继续前行，小孙转身指向“幽”字左上方一块突出的石壁道：“邱老，‘深’字在这里呢！”我循着她的手望去，“深”字高悬其上，同样笔力千钧，隐隐透出一种深邃神秘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小孙不愧是经验丰富的金牌导游，很会把握游客心理，她不失时机地说道：“邱老，您这两个字让我们这座山更清幽、更沉静，文化气息也更浓厚，给游客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真是大增异彩呀！”邱老微微一笑，幽默地调侃道：“字刻得好，刻的位置也好，不过都比不上你这小姑娘的一张巧嘴呀！”邱老的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登山的疲劳也在欢声笑语中烟消云散。

登上山顶，我们祭拜了老君庙，又登上远望台极目南眺。远处烟波浩渺，帆影绰约；近处阡陌纵横，色彩斑斓，一片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邱老赞叹道：“真是洞天福地呀！”

乘索道北上到达圣经山，我们沿着石径拾级而上，经过龟石、朝阳洞、混元殿，观赏了紫气东来石后，镇山之宝——摩崖石刻便矗立在眼前。

这块石刻雕刻在山巅的巨大石上，巨石高5米，长15.5米，石的阳面峭立如削。传说道教领袖王重阳为弘扬道法，带领全真七子，顺着天然凹面阴刻了老子《道德经》上下两卷及其注释，共146行，6000余言。石刻文字采用颜体楷书，尽管有些风化漫漶，但其古拙苍润，峻拔刚劲的风骨犹存，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和心血，堪称道教文化和历史的瑰宝。

看着被自然和历史烟云侵蚀风化、有些模糊的字迹，邱老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缓缓说道：“这石刻，承载着千年道教文化的传承，是先人智慧与信仰的结晶，见证了无数朝代更迭、岁月变迁，对研

究古代宗教、文化、书法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瑰宝。可如今，却在时光的消磨与自然破坏下日渐漫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邱老顿了顿，长叹一声，接着说道：“这样的瑰宝，要运用现代科技和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来延缓它的衰老，莫让后人对着模糊的印记，去追溯以往的辉煌啊！”

瞻仰完摩崖石刻，我们缓缓下山，又游览了赑屃石、圣泉、众仙坟、卧仙石、樱桃沟、海象石、全真观、长春庵、讲经壁、契遇庵、紫金湖等景点，才回到山门处，整个行程历时三个小时。与导游小孙道别时，邱老似乎意犹未尽，说：“这里真是仙山仙水仙人居的好地方，以后我还会再来！”

“凌云”之赠

半个月的疗养时光转瞬即逝。我到疗养院为邱老送行时，老人郑重地拿出一卷宣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无以为报，送你一幅字吧！”说着，徐徐展开宣纸，“凌云”两个大字跃然纸上。

见我既欣喜又疑惑，邱老解释道：“‘凌云’并非单纯指登高，而是以‘凌’破除对形骸的执念，达到精神的超然；以‘云’比喻虚静含容，像山谷容纳万壑。你慢慢品味，定有收获。”

邱老赐字至今已近27载。每次看到挂在书房的这幅字，想起邱老的临别赠言，我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

如今退休在家，回望过往工作中的忙碌与疲惫，恰似攀爬巉岩累石，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不易；回归林泉之后，再来品读这“凌云”二字，便有了别样的理解：“凌”当是卸甲去执，放下功名利禄的负累；“云”应是虚怀若谷，以豁达包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春节时，邱老的小儿子邱勇打来电话：“大哥，你的拜年微信老爸收到了，谢谢！老爷子想跟你通个话！”闻言，我十分感动。电话里，邱老的声音已不如以往洪亮，岁月的沧桑消耗了这位革命老人和书法名家的精气神，但他的语调却依然坚定：“基强，圣经山真是个好地方！等以后我再去，你可要陪我呀！”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满怀信心，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与向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沮丧和颓废呢？

诗歌港

春天快递(外二首)

邓兆文

小葱、菠菜、韭菜
是春天的宠儿，二月
便已上市
桃花、杏花、梨花……
尚在孕育
允许它们
晚发几日
候鸟是分批次抵达的
晾衣绳上
现在

就有两只，急着开门
春天甚至不需要下单
一场雨后，我们的眼睛就忙不过来
此刻
除了认领、欣赏
若非珍惜和关爱
岂不是对这春天太过辜负

擦肩而过

许多花都是急脾气
而树不是
如我，只知道
长个子
当一朵花开成天仙女
我们却擦肩而过

时间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
慢慢消解
那朵花只剩下一个蒂把
梦中醒来，我看到
如霜的月光下，树叶上
晶莹着的都是泪水

感情如潮
落了还会汹涌
但花的火焰熄灭
再点燃的永远不是从前那一朵

踏青

去户外
一部分脚步
给了田野、公园
阳光仿佛长了千万只手
刷新了大地的页面
风拽着衣服缓缓而行
眼睛里挤满了花花草草
鸟与小溪合奏着
抑扬顿挫的旋律
心情刹那间舒展开来
四月多好
每一座山
每一面坡都是花香袭人
那些过往
毕竟已经过去
幸福属于正在进行时